



三魚堂日記



同治庚午棊
於浙江書局



序

履向讀陸清獻公遺書並其年譜竊慕公之爲人獨未見
公日記今始得吳江柳君湄生所刻尋繹累日乃爲之言
曰
國朝理學諸儒研窮微奧可稱紫陽功臣者無過安溪李
子至立身制行粹然無豪華疵則有不逮於公焉公確守
程朱其貶斥陽明及論梁溪蕺山之偏或頗以爲過然理
之至當不容有二是非同異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
乃公衛道之志則然非有門戶之見存也是記所錄凡舟
車之所歷耳目之所構日星之運江河之流時政之得失

三魚堂日記

序

民生之利病罔不留意而又或求諸書卷或反諸心身或
取諸友朋之議論其要則由學問思辨以歸於篤行而以
徒事空言爲大戒此公之學所以體用兼該雖持異議者
究不能有所不足於公也唯所載諸子瑕類多出於傳聞
之辭如陽明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金寶子女瞿稼
軒居鄉暴橫貪淫顧亭林殺叛奴而盡取其所有張考夫
之教過嚴而無法如此類比似未盡足據荀卿子有言是
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公於陽明
僅不信其初通宸濠謀蓋特一時之見稼軒亭林考夫事
亦不過偶述所聞使公晚年重定是記其必有所辨正或

三魚堂日記目錄

卷一

丙午

康熙五年

丁未

卷二

丁未

己酉

庚戌

壬子

卷三

乙卯

丁巳

卷四

戊午上

卷五

三魚堂日記

戊午中

卷六

戊午下

卷七

庚申

辛酉

壬戌

卷八

癸亥

甲子

卷九

乙丑

丙寅

丁卯

卷十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三魚堂日記

目錄



亥 丑 卯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丑 卯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丑 卯 巳 未 申 酉 戌

勘陸清獻公日記凡例

一原書祇標丙午公車日記丁未南旋日記等名自乙卯以下逐年編次並不分卷數茲以篇帙繁重釐爲十卷
一原書漕河至北京路程暨邊海沿江郡邑衛所並錄在書前茲改附卷一末

同日於學願廣譽敬識

一原書先生所手錄者未得寓目姚君寄示庚申後四卷乃輒轉傳鈔之本卜氏本雖未殘缺又係蠅頭草書皆不能無誤茲參校以先生文集年譜及松陽鈔存三魚堂賸言等書正其譌謬其爲諸書不載必確鑿無疑者方改之否則概依原文不敢妄動一字倘別有善本借

三魚堂日記

凡例

讀當於卷後附以正誤

一卜氏本云照古香堂鈔本校正又有珩按不下數十百條蓋皆平湖畱意是書者也而不詳其姓氏又凡珩按盡引年譜文集茲以五書久已風行海內無庸贅述唯存有發明者兩條以見崖略餘悉從刪示夷申於四卷書前茲仿例卷一末 同邑後學顧廣譽敬識

一原書舊刻至北京湖蘇滬影戲新書五種已滿紙並刻有

以不悉乎識大並不分卷燹茲以篇帙繁重釐爲十卷

京書海內丙午公車日記丁未南旋日記等名自乙卯

勘陸清獻公日記凡例

重刻校勘姓氏

戶部郎中會稽李慈銘

教諭仁和譚廷獻

知州仁和沈彤元

知縣嘉興李宗庚

教諭仁和汪鳴皋

訓導錢塘王麟書

訓導平湖徐惟銀

訓導仁和高驂麟

舉人定海黃以周

三魚堂日記 重校姓氏

舉人烏程施補華

舉人仁和陸元鼎

舉人錢塘王彥起

舉人仁和張預

舉人仁和潘鴻

舉人桐廬袁振蟾

舉人仁和朱昌壽

優貢生仁和陳豪

優貢生海甯許誦禾

生員仁和許郊

校勘姓氏

姚椿 春木 婁 姚樾 建木 婁

迮鶴壽 青霞 吳江 顧宗海 雲泉 吳江

張履 淵甫 震澤 顧廣譽 訪溪 平湖

卜葆鈞 達庵 平湖 卜葆鈞 少巖 平湖

陳來泰 訥庵 吳江 陳希恕 夢琴 吳江

沈超然 笑山 吳江 吳騰霄 寄松 震澤

殷兆鏞 譜經 吳江 沈日富 子饒 吳江

陳壽熊 子松 震澤 王忠 新甫 秀水

王希曾 吉人 震澤 柳清原 松琴 震澤

三魚堂日記 校勘姓氏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刺義顯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吳江

後序

古之君子因省身之學而有日記蓋本於曾子吾日三省之說而兼古史記言記事之體君子之嚴治其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有異也唐李習之始爲來南錄以紀道里而宋元諸儒如黃勉齋許益之以至明之黃蘊生皆有所述見於紀載蓋其慎也本朝平湖陸清獻公理學推伏當代從祀聖廟世無異詞其所著書皆已刊定獨三魚堂日記一種未見印本愚嘗得其書數卷愛其理境精純詞語簡質以爲可資檢察者是非友人吳江柳子湄生喜刻前哲遺書屬以行世君又從友人所借得全本校刊改題

三魚堂日記

序

一

陸清獻公日記凡十卷寄子楚中屬爲序焉予謂公之書不待序而行卽言序則今茲所列張顧二家之言其辨世俗諸疑與夫年譜之宜相輔而行者其語皆切當矣至於公所紀載傳聞異詞當時固自有說而今不復爲詳論者此固在善讀其書者之自得之而非愚一人所能定也淺陋庸劣如_椿固不當敘公之書徒以柳子誣諉之勤不欲沒其所自始故略敘緣起用明平時嚮往之私亦以竊附名見爲幸云道光癸卯仲秋五日婁後學桃椿謹序

十一寶應打尖宿平河橋

十二至清江浦渡河宿王家營

十三宿新集舊路從魚溝至新集近因河決舊路不通西至桃源河東過渡始得至新集

十四仰化集打尖宿宿遷按碑記宿遷在春秋爲鍾吾國

今屬淮安

十五峒嵒集打尖此地屬宿遷有峒嵒山地以山名也宿

紅花埠此地屬郟城縣爲江南山東兩省分界之地

十六郟城縣北關打尖縣北多小水皆有橋可過宿李家

莊此地屬沂州沂水在其旁是夕遇張介石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二

十七過沂河橋行四十里至沂州又行三十里至鵝莊打

尖又行二十里宿伴城鵝莊伴城皆沂州地

十八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打尖又四十五里宿瑛莊青

駝寺屬沂州瑛莊屬青州沂水縣

十九行六十里至蒙陰縣打尖又四十里至螯陽螯陽濟

南府新泰縣地也螯山在其西北國語魯有具山敖山疑

卽此山

二十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二十五里至翟家莊打尖又

三十五里至羊流店羊流晉太傅羊叔子故里也其地有

玉皇閣登高遠眺徂來新甫兩山秀錯汶流繞其南雲螯

三魚堂日記卷一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丙午 公車記

十一月廿六日家中起程晚宿新帶

廿七至平湖

廿八自平湖開船到嘉興

廿九停船嘉興

三十同嵩來自嘉興開船晚泊王江涇

十二月初一至蘇州

初二泊船閘門外遇沈平遠王錫九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初三至無錫

初四至常州

初五至呂城

初六至丹徒

初七在丹徒因糧船挨擠步行至鎮江渡江至瓜州復步

行至陳家灣雇小船更餘至揚州騾子行侯海谷家時福

建葉 名 字晉太倉張 名 爲煥顧 名 梅同寓

初八在騾子行寫騾因進城觀覽騾價六兩一錢

初九自揚州起程至邵伯鎮遇鄭元閣昆季

初十至高郵州打尖始遇趙吳行遂訂同行晚宿界首

時其東亦一佳境也翟家莊羊流皆新泰縣地
廿一行三十里至化馬灣又二十五里至崔家莊打尖又
四十里至泰安州化馬灣崔家莊皆泰安州地
廿二行五十里至店荅打尖又十里至長城鋪又四十里
至張夏店三地皆長清縣屬也張夏店東北去濟南府城
八十里

廿三行五十里至杜家廟打尖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三
十里至晏城鎮晏城相傳爲晏平仲之采邑屬齊河縣杜
家廟屬長清縣

廿四行四十五里至禹城又十五里至劉普站屬禹城打尖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又四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鋪

廿五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五十里至黃河涯打尖又三
十里至德州渡衛河而西北行二十里至留智廟衛河爲
漕艘往來之路今因水凍有浮橋可渡留智廟屬德州其
北卽屬景州爲山東北直交界之所

廿六行四十五里至景州打野尖又三十里至漫河鎮屬阜城
又二十里至阜城縣

廿七行四十里至富莊驛屬交河縣又三十里至單橋打
尖又十二里至獻縣又二十八里至商家林按碑記獻縣
古壽陵地其南十餘里有河曰滹沱昔民有單姓者建橋

利涉因以名其地云單橋商家林皆屬獻縣又按碑記獻縣三面距河今縣北十里有臧家橋其水疑卽滹沱也

廿八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三十里至河間縣二十里鋪

打尖又三十里至石門城屬任邱又七里至關張村又十三

里至任邱縣

廿九行四十里至莫州又三十里至雄縣莫州本古州名

今廢屬任邱縣自莫州至雄縣中間皆為湖有長隄貫之

人馬皆從隄上行隄之中有鎮曰趙堡口長安衛將吳

正月初一行四十里至白溝河屬新城打尖又三十五里至

新城縣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四

初二行六十里至涿州打尖又四十五里至寶店屬良鄉

初三行二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八里

至蘆溝橋打野尖又二十五里至彰義門是夜宿孫長班

家

初四至接待寺寓中

初八過堂

丁未南旋記

三月初二同嵩來瞻武興行跨驢出東便門午後至張家

灣登舟少頃襄平皇人亦至時隨行者裝行李大車上經

通州城城內壅擠車阻不得行明晨始至按徐文貞張家灣城記曰自東

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水陸之會也嘉靖甲子始築城東南濱路河阻水爲險西北環以濠

初六放船至張家灣南門初四五兩日因舟人有事故至是始放船

初七去河西務數里泊船

初八早至河西務泊楊村漵去清河東岸景州八里五湖

初九泊丁字沽東平縣西岸風交河漵皆開漵開

初十早至天津衛午間過關泊船關外自張家灣至天津

皆順水舟人謂之北河

十一泊靜海縣

十二泊馬廠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三飯時至青縣自天津至青縣皆濁流其水從青縣西南而來自青縣東南則皆清流兩流合處如一線中分又

行三十里至興濟縣又三十五里泊船去滄州五里

十四早至滄州州之南有朗吟樓多人題詠晚泊馮家

口此地東岸屬東平縣西岸屬交河縣皆河間府地河間

府凡十六縣二州滄州八縣在衛河東岸景州八縣在衛

河西岸

十五至泊頭

十六至東光縣

十七至桑園

十八至老君堂

十九至德州

二十至故城縣

廿一大風泊故城縣不行

廿二至甲馬營

廿三去渡口驛十里

廿四泊王家淺去臨清十五里

廿五早至臨清日中進城泊船南板閘外南板閘臨清下

閘也自天津至南板閘皆逆水舟人謂之御河卽衛水也

蓋衛水自河南而來至臨清而與汶合迤邐而北數百里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六

至天津入海臨清一州爲汶衛二水合流之處南板閘乃自京而南第一閘汶水北流出口之處也衛自臨清南門入汶自東門入汶衛合流自北門出

廿六飯後過南板閘比暮過甄閘泊船關外甄閘臨清上閘也又名新開閘

廿七飯後過關臨清凡二閘二關俱在城內日中抵戴家灣閘此閘屬清平縣東去縣四十里閘南月河上有來青寺寺有觀音閣可遠望月河之制環繞閘旁水涸則塞水溢則開以殺水勢亦名洩水河凡閘皆有之

廿八廿九泊戴家灣守閘

三十早過戴家灣閘日中過土橋閘又過梁家鄉閘晚去
新閘里許水淺不行新閘又名永通閘

四月初一飯後放船抵新閘口守閘

初二守閘不行

初三早過新閘日中抵東昌府閘口按碑記東昌卽古聊

攝春秋戰國時爲齊之西境魯仲連射書處也漢爲東郡

唐爲魏博地濟潔環東清衛遶北城中有五層樓樓名光

岳取挹三光而齊五岳之義或曰取有光東岳之義城東

閘河東岸有三元宮極壯麗嘉靖時進士丁懋儒碑文云

三官之神國朝祀典所不載有天地水府之說有上中下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七

三元之序意其神蓋古之司天司地治水有功德於人者
如蓐收句芒之類後人承訛習舛因有三元之名云

初四初五泊東昌府守閘

初六午後過東昌府閘更許抵李海務閘

初七早過李海務閘至周家店閘

初八早過周家店閘飯後過七級上下二閘至阿城下閘

初九飯後過阿城上下二閘至荊門下閘

初十早過荊門上下二閘飯前至張秋張秋屬陽穀縣一

名安平鎮有城船皆從城中過飯後至沙灣沙灣有河決

口其水自全龍口來今已塞然此處河面甚闊是日適遇

大風折柁舟幾厄幸同帮者共救得免夜過戴家廟閘又過安山閘

十一飯後過靳家口閘日中至袁家口閘

十二二十三泊袁家口守閘

十四午後過袁家口閘又過開河閘更許至北柳林閘

十五午後過北柳林閘至南旺分水龍王廟按碑記南旺湖卽古大野週迴百餘里跨漕東西其東湖跨汶南北南曰蜀山北曰馬踏大抵自北柳林直至濟寧其東隄外一帶大水皆南旺東湖也其西湖今已淤塞非東湖比自臨清南板閘至分水廟亦皆逆水自分水廟以南則皆順水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八

矣比暮過南柳林閘更許至寺前鋪

十六日中過寺前鋪閘午後至火頭灣閘是夜微雨自出

京後至此始雨

十七晚過火頭灣閘因舟人訛傳荷蘭國進貢有捉船之傲不肯行

十八午後至濟寧濟寧卽古任國其南城上有李太白酒

樓乃太白與任城令賀知章飲酒之所有太白所書壯觀二字城外有古南池杜子美有游南池詩卽此地也與太白樓相對自南池渡橋而南有報功祠西向祀諸水神及宋司空而下治水諸臣者萬歷時總理河道萬恭碑記曰

濟寧地當濟泲沂泗之交唐武德中尉遲敬德爲盧龍節度使苦北地餉道乏絕乃開呂梁夫呂梁者非孔子所舊觀龍門者尉遲公以其險類眞呂梁故借名如東坡赤壁者云遡四百里而上及任爲天井開闢故尉遲公所建特堅緻不敗底石博厚專車刻云大唐武德七年尉遲敬德建而今治河者誤爲元人分水創建非也元肉食者鄙龔唐人之誤餉上都向天井而分水焉夫濟寧地嘗與徐境山巔齊洵勢便形利矣乃仰視南旺而南旺地聳又與任城太白樓岑齊激水而逆諸南旺凡九十尺胡可分水宋司空則從南旺分流焉而古天井開故在然委也非源也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報功祠逆濟寧南門而峙沂泗流於右汶濟流於左皆匯於祠之前方折千二百里而入於安東注於海則報功祠實扼濟泲沂泗諸水而襟帶於任按此碑敘地勢最悉蓋濟寧爲汶泗合流之處其自城之西北而達於南門者汶之合濟而來者也自城之東北而達於南門者泗之合沂泲而來者也然詢之土人云泗水來處順治時已改從他道今未詳合於何處濟寧東去曲阜九十里

十九午後過天井開

二十早過任城闢至趙村闢更餘過闢

廿一飯前過石佛闢日中過新店新莊仲家淺三闢謁子

路廟午後過師家莊棗林二閘夜過南陽閘
廿二飯前過利建邢莊二閘飯後過洙海閘自南陽至此
旁皆大湖在北地者爲昭明湖日中過楊莊閘至夏鎮午
後過閘泊關前按碑記夏鎮一名夏村亦曰夏陽此地爲
沛縣之東鄙蓋一聚落耳自沽頭河淤塞乃改鑿新河以
通泇而夏陽南接邳宿北隣汶泗東界滕嶧西扼曹單遂
屹然爲重鎮士人趙又如曰漕河自嘉隆以來凡三變其
始由魚臺穀亭過沛縣至徐州此舊路也繼乃經夏鎮至
徐州而不過邳是爲新河最後乃從夏鎮東開泇河而不
至徐今自夏鎮東折而爲八閘達於泇口者此泇河也其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

東南流至徐州者有大隄塞之順治時雲間顧大申見山
有兩河書院至顧見山又改爲兩河書院并祀盛公以下
五人其文略曰今上御宇十有四載大申以屯部郎中奉
璽書視河夏鎮受事之初歷徐沛經滕嶧訪求新泇兩河
疏塞故事邦之長老猶能道之其言曰嘉靖萬歷之間河
患屢告往往漕與河爭道河自西東決則衝曹單橫射魚
臺穀亭而潰漕之勝自北南灌則淤沛睢截徐泗涸大浮
橋而扼漕之吭於是欲議利漕不得不先議避河南陽口
新河之役自松陵盛公始也功未底夏村怨讟上聞落職
去自是數十年無敢議改者世宗乙丑河逆盜漕艘弗克

達萬安朱公被命濬盛公未竣工言路有劾公虐民者遣
官勘議疏再上得報可留城之功以舉神宗之初徐邳屢
塞湘源舒公鑿韓莊河四十里沁水劉公繼之復益泃口
河百二十里咸以功鉅費繁中輟甲辰大開泃河遂成功
於長垣李公云然人情紛紛李公幾冒不韙也議者謂松
陵爲萬安之權輿長垣爲湘源沁水之嗣美凡以去河漸
紆則害漕日淺自泃流通遂而河自爲河漕自爲漕且漕
資河之利而河不爲害者棊六十載大申聞而歎曰嗟乎
當日賢士大夫之拮据荒度如此夫從古任人之難難於
任事任事之難難於慮始暑雨祁寒民曰怨咨利未及身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一

罔不騰口及觀厥成而億禩稱便也歷數前後經理雖由
明君哲相始終倚任而諸君子之興而輟輟而復集招尤
叢謗曾勿利鈍之是計而身名之是圖以幾於永賴者不
誠忘身體國矯矯烈丈夫哉傳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五中
丞者烏可以無祀盛中丞應期吳江人朱少保衡萬安人
舒少保應龍全州人劉司空東星沁水人李少師襄毅公
化龍長垣人書院旁有聖廟及義學塾師教習其中官給
廩餼亦南北所僅見又有金龍四大王廟極壯麗有姚公
希孟碑文大略言金龍四大王余初以爲必龍神及觀朱
平涵相國所著湧幢小品載神事甚詳神姓謝諱緒朱謝

太后之族兄弟四人神其季也見宋日衰隱居金龍山宋

亾赴水死明初嘗顯神因得敕封云

徐文貞漕運新築記曰先皇帝之四十四

年秋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浦以入昭明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萬安朱公衡奉璽書總理其事規復沛渠之舊而時渚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可得施公喟然言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甚事何召諸吏治也即能治之他歲河水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迹尙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詔報可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諍之以眾口撓之不疑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厥初志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力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治水盡舍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驟聞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一

八年而不一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則洪水底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

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潘公季馴

廿三飯後過關比暮過韓莊聞自夏鎮至此旁皆大湖疑卽赤山湖也夜至得勝關

廿四早過得勝關日中過莒梁橋聞午後過萬年莊聞夜

過丁家廟聞

廿五早過頓家莊聞飯後過候選關午後過臺兒莊聞泊

船

廿六飯前過泇口晚泊審灣口

廿七飯後出董家口自審灣口至董家口中過駱馬湖駱

馬湖至宿遷西數里入湖董口反在駱馬湖口西數里舟人云湖水盛大時輕舟可竟出駱馬湖口至宿遷不必由董口也日中至宿遷宿遷在河北岸河自西而來至此乃折而南蓋河行數里一折此其一也晚泊崔鎮是夜大雨

廿八早泊桃源東岸守風不行晚泊三岔

廿九早進清口泊船禮神清口乃河淮交會之處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東至清口乃合流而東船入清口西行逆流半里許乃折而東南行順流至天如閘閘西有甘羅城故址閘南有大湖閘北卽河淮交會之處兩邊皆以隄障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之以達於清江浦午後過天如閘晚至淮安泊關外淮安凡三關向在清江浦及板閘近因撤關差但委於淮海道故移在府城外清口全龍廟有蘇茂相碑文其略曰國家歲轉東南數百萬之粟以實天府皆出淮安清口以達於北清口者淮與黃交會處也黃濁淮清必淮足抵黃流始無壅天啓丙寅春茂相奉鬻書來董漕務五六月間南旱北霑淮勢弱黃挾雨驟漲倒灌清江浦高郵之墟久之泥沙堆於清口幾爲平陸中間僅一泓如綫關外有漂母祠

韓信釣臺

三十守關不行

閏四月初一守關不行
初二午後過關晚泊溼河

初三泊高郵

初四日中至揚州過關泊船

初五早至瓜州飯後過江至鎮江夜泊船丹徒自天妃閣至瓜州二閘皆順水

初六泊奔牛有明初王俱碑文云距毘陵城西三十里而近爲奔牛堰沂堰水西行又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爲鍾河其地勢東傾蓋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城奔牛爲三牐莫詳其創建之始考圖志丹徒水道自六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四

朝來通吳會隋初雍塞煬帝時有詔浚治則是牐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謂自創爲鍾河時三牐已具其說近是單鏐曰昔人創莖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占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故創堰節之以通漕運

初七早至常州泊毘陵驛前與行上岸另覓小船至江陰余五人日中開船夜至洛社

初八至新安

初九日中過潯墅關晚至蘇州泊胥門連日皆大雨不上

岸

初十飲時過吳江晚泊玉江溼

十一飯後至嘉興午後至平湖二更餘至家

附漕河至北京路程

京城四十五里通州 十五里張家灣舟登 十里李兒

泗 廿里灤縣 廿里和合驛 廿里蕭家林 十里

板營口 十里靳家莊 十里紅廟 廿里河西務河

西驛屬武清 四十里蔡村 十里白廟 十里蒙村

十里黃家務 十里楊村驛屬武清 廿里滿溝 十里

桃花口 十里尹兒灣 十里丁字沽 十里天津衛

楊清驛屬武清有戶關 三十里楊柳青 廿里新口 廿里

濱流屬靜海 十八里靜海縣奉新驛 四十里唐官屯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十里流河驛 十里馬廠 三十里清縣 三十

里興濟縣乾窰驛 四十里倉州長蘆鹽運司 十里東岸

廿里磚河驛屬倉州 十五里石窩兒 廿里薛家窩

廿里齊家堰本七家堰因七齊聲相近故俗誤為齊家堰 廿里油坊

十里下店口 十五里東光縣 三十里蓮兒窩驛屬吳

橋 四十里安陵 三十里桑園良店驛 三十五里老

君堂 三十五里德州屬德水 四十里四女祠 三十

里故城縣屬河間府景州河東屬德州 廿里防前鎮 三十里鄭

家口 三十里甲馬營驛屬武城 四十里武城縣屬高唐州

三十里渡口驛屬臨清 十五里油房 十里窰廠

四十里臨清州上下清源驛有戶工兩關一在下開上一在上開上 三十

五里戴家灣屬清平 三十里魏家灣清陽驛 十二里

十橋屬堂邑 十五里梁家鄉屬清平 二十里新開屬聊城 十八里李海

務屬聊城 十三里周家店屬聊城 十五里七級屬聊城 八里荆

下二屬陽穀 十五里阿城上下二屬陽穀 八里荆

門上下二屬陽穀 在開西南四十里 十二里張

秋屬陽穀 阿井去張 十二里沙灣 廿里戴家廟

開屬東平 廿五里安山屬東平 三十里靳家口屬汶上

屬東平 此地西與梁山相望 廿里袁家口屬汶上 汶上縣在開東

二魚堂日記 卷一 去

二十五里鄆城縣在此地西南百 十八里開河屬開河

驛屬汶上 十里北柳林屬汶上 湖繞其東 五里南旺屬汶上

五里南柳林屬汶上 十里寺前鋪屬嘉祥 其開屬汶上

長溝小長溝 三十里火頭灣又名通濟開屬濟寧

獲麟古渡 三十里濟寧州天井其開屬鉅野有耐勞

居安 三十里濟寧州天井任城開 濟寧東去曲阜九十里東

北去泰山 五里趙村屬汶上 五里石佛屬汶上 十里新店

開 五里新莊屬汶上 十里仲家淺屬汶上 五里石林

疑卽師 五里魯橋自天井開至 七里棗兒屬汶上

開 疑卽師 五里魯橋此皆屬濟寧 七里棗兒屬汶上

棗 十二里南陽屬魚臺 十八里利建屬汶上 十

二里邢莊屬魚臺 四十五里宋家屬汶上 卽洙海開自南陽至此旁皆大

湖 三十五里楊莊閘 十里夏鎮閘 四亭驛○屬沛縣有戶工二關

此地在沛縣東北四十里 七十里八閘 名韓莊○自

大湖閘旁復有閘 十八里七閘 得勝 十二里六閘 梁

引湖水入漕湖中 橋 六里五閘 萬年莊 十二里四閘 丁家廟 六里三閘

顧家 八里二閘 候選 十二里一閘 臺兒莊自得勝閘至此皆屬嶧縣

三十里泖口 有水口自東來 六十里貓兒窩 有水 三十

里窰灣口 此有水口自蒙山來 三十里劉家口 十里馬湖店

四十里董家口 出河 二十里宿遷縣 在河北岸自夏鎮關來者

在此照票至 十里小河口 十里陸家村 十五里

淮安繳票 白洋湖 大鎮在河之南 二十里古城 小鎮在河之北 三十里崔鎮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七

在河北東 岸屬桃源 廿里滿家灣 廿里桃源縣 在河南西岸河自董口東

至宿遷乃折而南每數里一折至此又折而東○桃源驛 十五里張泗冲 屬桃源

十五里三岔 在河北屬桃源 三十里清河縣 清口驛 十二里

清口 收河口屬清河 三里天如閘 屬清河亦名通濟關 十五里清江

浦 有戶工二關今移府城外○有移風下閘○淮安曰故閘至新莊一帶即宋所謂沙河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因尋故道開清江浦

五十餘里四閘以通漕 十五里淮安閘 名移風上閘○有戶關今

亦移府 城外 十五里淮安府 淮陰驛 四十里平河橋 十

里涇河 三十里寶應縣 安平驛 二十里劉家壩 有口可出

湖 二十里汜水鎮 二十里界首驛 南七里有口可出湖 二

十里六安閘 二十里清水潭 二十里高郵州 三

十六里露筋廟 三十里邵伯驛 六十里揚州府廣陵

驛有戶關 三十里瓜州鎮上下二開出江 鎮江府丹徒

縣京口驛進京口上下二開收江有小口可轉 二九丹徒鎮 三九新豐

鎮 五九丹陽縣雲陽驛東門外有三義關○丹陽縣東有七里橋從此而南則至金壇奔

牛另有口子可出孟河至江 五九呂城 二九奔牛 十五里河

子河 十五里常州府毘陵 二九七字堰 一九橫

林 三九洛社 十五里高橋 十五里無錫縣錫山

三九新安 二九望亭 二九潞墅關有小關可轉 二

九蘇州府姑蘇驛 一九滅渡橋 四九吳江縣 二九

八尺 二九平望驛 三九王江涇 三九杉青閘嘉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六

興府

附漕河路程

鍾吾驛六十里至直河驛屬淮安邳州宿遷縣

曹家店 莫家莊十里至 阜河淺二十里至 龍江淺十里至

直河驛六十里至下邳音批驛屬邳州

直河巡司驛對岸十里至 沙防淺睢寧地方三十里至 匙頭灣

十五里至邳州

下邳驛六十里至新安驛屬邳州驛在南門外

圮橋遺跡在城內 張子房授書樓四十里至 新安遞運

之江陰常熟北則通州泰州此東南海岸第二口也界
中爲長江出海之處然崇崗海門兩岸會哨故鎮江金
山得恃無恐迤北爲淮安爲河濟出海之處然波勢衝
激帆檣難集又迤北爲青州登萊外護賊不敢舍舟就
陸棄長技而敵騎兵也又迤西北爲濟南之濱州等縣
會通出海之處則天津重守所不可頃刻弛也至如東
北遼東則衛所聯絡大洋曠絕且石磯暗礁海道難犯
籌海者所不必計也總之天下濱海之郡除雲南荒徼
自雷州起至遼東延袤萬里歷省六郡二十有四其他
衛所不計焉出海要口有四其他支河雜港不計焉

三魚堂日記

卷一

附沿江郡邑

江源起自四川岷山東南而至成都之新繁縣分而爲
二環成都而合於新津南行而至敘州府東折而至重
慶接漢支流又東而至瞿塘此江流川中地也出瞿塘
而爲夷陵爲襄陽爲荊州至桑鎮而與漢水合迤東爲
承天之景陵爲德安雲夢爲黃爲蘄至黃梅至小孤山
江勢遂折而南環安慶而北至濡須口而又東爲和爲
儀眞爲揚爲通爲泰此沿江北岸一帶地也其在南者
荆之枝江松滋與襄陽對公安石首與荊州對漢陽云

漢陽在江北
與武昌府對
武昌與德安黃州彼此遙映九江池州與

蘄州安慶門戶相當至蕪湖一邑爲江流環折之衝北
接和州西控無爲誠哉南北之要津也自此而東則龍
盤虎踞金陵之形勝爲雄舟車駢集鎮江之衝要爲最
所賴江陰靖江與通泰互映爲長江萬里之關鎖此沿
江南岸一帶地也以上二條係子與所輯

湖廣黃州府北與汝寧府交界東與廬鳳二府交界西
與漢陽府交界南與武昌縣隔江相對東西二斷西

由廣州至南雄十二站計一千一百六十里經三府廣州
韶州七縣地方番禺三水清遠英德曲江始興保昌上水十六日

由南雄過嶺至南安一站計一百二十里歷一日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由南安至江南省城十六站計一千四百四十里經五
府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南昌十三縣地方大庾南康贛縣萬安太和廬陵吉水峽江新淦清江
豐城南昌新建下水歷十一日

自南昌府至南京十五站 鄱陽湖分東西二湖西路
徑而平東路曲而險但冬月水淺西湖難行二湖至鷹
嘴口乃合路至九江府湖口縣入揚子江安慶池州太平應天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丁未

南游記

六月初二飯後開船至邑

初三午間同仲宣自邑中開船至嘉興寓王心字家

初四薄暮下船

初五至雙橋

初六午後至杭寓昭慶天香房

十八飯後叫湖船至出山埠陸行至江干埠頭徐龍浦家

寫船薄暮下船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十九午後過富陽縣又行四十餘里泊船是夜大風雨雹

二十午後至桐廬縣又行二十餘里泊船

廿一飯前過嚴子陵釣臺晚泊嚴州富春驛前

廿二至蘭溪縣

廿三早在蘭溪開船行二十餘里至水家灣因舟子家於

此泊船不行

廿四午後過龍游縣停步又行二十餘里泊船

廿五飯後過衢州府又行四十餘里泊船

廿六日中午至江山縣薄暮至清湖山

屬江

廿七午後在清湖起早至石門街

廿八早過江郎山日中至峽口打中火午後過審嶺至保
安橋

廿九早過仙霞嶺至廿八都打中火日中過楓嶺一名大竿嶺

自清湖至楓嶺皆屬江山縣楓嶺以南則浦城縣地此乃
浙閩交界之所午後過五顯嶺至九牧鋪

七月初一至仙陽鎮打中火晚至浦城縣

初二早出浦城縣東門行二十五里至富嶺街打中火又
行二十里至洋頭清湖轎擔不熟此路至此不肯行

初三在洋頭另雇擔夫步行十五里至前洋此地有一路可至龍泉
又五里至南坑又五里至河源河源乃浦城慶元交界之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一一

地又十里過打鼓嶺至上源

初四在上源另雇擔夫天雨不行

初五飯後自上源步行五里至湯源又十里至漈下又十
里至上漈打中火又十里至中漈又五里至下漈又五里
至竹口自洋頭以來山路崎嶇至上漈地稍平

初六行十五里至新窰又五里至山後嶺又五里至棘蘭

隘又五里至菊水打中火又二十里至慶元縣

八月廿七飯時在慶元縣起身晚至竹口

廿八至上源

廿九至富陽街

九月初一天雨不行

初二自富嶺起身行二十里至艸鞵嶺又十五里至上湖

打中火又二里至周家堂此地屬閩浙大路走浦城者在此

分路又十里至仙陽街又十五里至魚梁

初三早過九牧日中過五顯嶺又行數里有盤天嶺走永

豐廣信者在此分路又行里許至楓嶺打中火晚至廿八

都

初四行十里過小竿嶺又二十里至保安橋打中火又四

十里至江郎街

初五日中午至清湖寫船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初六自清湖開船晚去衢州三十里泊船

初七日中過衢州晚去龍游三十里泊船

初八早至龍游驛前午後至蘭溪又行十五里至女埠

初九飯前至嚴州驛前又行二十五里至胥口屬建德又三

十里至釣臺謁嚴子陵祠又四十里至桐廬縣

初十日至富陽縣風大不行

十一日至江頭上岸至出山埠途遇王子和年兄坐談片

時遂叫船至昭慶

十七夜至家

按志慶元縣五季時為松源鎮王審知據閩奪而有之

迄宋屬處州龍泉至甯宗慶元三年吏部尙書胡紘請於朝以所居松源鄉爲縣遂以年號紀名故曰慶元元因之至明洪武三年復屬龍泉卽以縣治改爲慶元巡檢司至十四年復爲慶元縣隸於處州府自縣治至本府四百里至本省一千餘里青田在其東北浦城在其西北東至福建壽甯縣界九十里南至福建政和縣界五十里西至福建松溪縣界三十里北至龍泉縣界五十五里東北至景甯縣二百里蓋三面隣閩惟北則距龍泉景甯四塞皆山縣脉發於正南天馬山逶迤曲折從西轉東直抵縣治南控霞嶽北引象山溫陽聳其左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四

石龍蟠其右仙桃列於東南薰錦

二山名

峙於西北大溪

自東以北瀰迴波瀾旋繞縣山多田少地僻民稀舟楫不通市無奇貨民惟重本薄末農圃之外無餘事也故上戶貯蓄以爲富中戶力田以自給下戶佃耕食其羨餘而已是以富不至巨萬貧不乏食亦樂土也自宋南渡以來詩禮相承英才輩出魁天下而贊廊廟者代不乏人至明宏治以後人文否塞科第絕響縣治東有狀元坊爲宋大觀庚辰科狀元劉知新立西有尙書坊爲宋紹興甲子科陳嘉猷立又按廣輿記王伯厚名應麟開慶間嘗充讀卷官得文信國卷亦慶元人

己酉 隨筆 四月初八日起

凡人有事而我欲助之當置身事外不可身入事中 此戊申年

話山叔祖語

凡事不可輕隨人 此丙申年仲堅叔祖語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君子欲卓然秉正於其間同類者必

惡其相形我即未嘗有所激亦難免乎人之忌況又從而

激之禍不旋踵矣秉正既必為人所忌而君子又不可以

不秉正然則如之何曰其惟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乎學者不可不一日三復此言 此因四月初七過話山叔祖言及仕途之難而

此識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五

中庸云有餘不敢盡夫有餘之言非有悖於理也特有餘

耳然君子且不敢盡此視詩人所戒斯言之玷者又加深

矣出言時不可不思此語 四月初八因貞吉先生語而識此

司馬溫公我箴曰洞徹以解人之疑我洞徹非盡之謂也

言所當言耳 四月十八

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則戒人曰莫道是詛諧

其實是輕薄此至言也況在我無心之言或偶犯人所忌

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中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

中正之士一涉詛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近日此

風頗有亦有靜穆之士見眾皆詛諧我獨特正不洽於俗

強爲效顰不知守我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
輕薄乃爲和眾耶四月十八因吉
翁有所戒衍此

在我不當以游戲而犯人所忌或他人游戲之言偶犯乎

我之所忌則不可揣其有心而含愠也卽或果出於有心

亦當自省不當惡人若我無愧於心卽彼人之言如浮雲

之過太虛耳何損於我若我不能無愧於心我方自修之

不暇而暇惡人耶四月十八

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心與己有不合之時色爲尤難四月

廿三因吉
翁言記此

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六

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

焉旁人或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卽若人亦

且自忘其陋與刻但覺吾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

矣卽無論怨尤吾生平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爲

耶左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五月初一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

衰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五月

施存梅爲諸生時村居讀書嘗以糖食粉團誤蘸硯墨食

竟口盡墨不知也此雖不可爲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

之專七月廿三武林
寓中吉翁談

貞吉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聞人多矣見語言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瞻開最利口而今則已絕矣嗣端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人惟若拙若訥爲貴卽眞拙眞訥亦何病乎吾在二十前見人能言者嘗自恥不如自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也此皆聰明過人之質其言皆足動人聽聞若彼肆言而無味者又不足論矣可不戒哉

七月廿五

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爲人所嫌詬及父母甚

可懼也

八月十五吉翁有感而言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作縣官爲民斷曲直職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無賄者私心且不悅曰吾何爲爲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其職矣豈不謬哉

八月廿七北寺寓僧有感而言不十日而其言驗

收一僕則僕之親倚僕以橫於鄉里者不啻十人此十人者又各有親不啻各十人是一僕收而爲害者百人也豈不可畏哉

八月廿八開叔祖談

成大事者必資眾力故小事不可輕動眾當養之以大用

也

廿八開叔祖有感而言

九月廿二同子與自吳門歸由尹山橋而東南出尹山湖過吳淞江暮宿於同里因論東南水勢蓋從蘇州至嘉興

自北而南者官塘也太湖在官塘之西吳淞江在官塘之東諸湖或在吳淞江之北如尹山湖是也或在吳淞江之南如龐山湖是也皆在官塘之東吳江縣乃吳淞江之首又古之水勢自吳淞而東直抵於海自吳淞壅塞水不能卽東乃折而南爲澱山湖又南而爲泖又南而東爲黃浦又東而北始達於海則其勢迂曲故常壅而爲患

昔趙漸齋乘轎出至時家灣偶觸一秀才其人大罵漸齋出轎從容敬謝之罵猶不止從者皆不能平漸齋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罵者犯人命漸齋聞之曰我累之矣使我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戢不至於此蓋惟知含忍猶非盛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八

德之事盛德者須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

九月二十吉翁有感而談

學中之有羅租也所以贍貧士也其弊也僅爲奸胥所侵食而借貧士之名以開報官府無一實受其惠者而小民則不勝其病蓋收租之際學胥勒索無所不至故種學田者未有不貧旣貧而亾則官爲召佃召佃無有應者則著總甲開報其有力者則賂總甲以免所開報者必貧弱之戶也故有學田之處附近居民無不受其累又學田亦有條銀吏胥復借其名發米於行場以易價所發者必濫惡之物而所徵之價或倍於常價則商賈無不受其病

矣

九月廿一北寺寓僧言

己酉 庚戌 公車記

己酉十一月十一自家中到平湖

十五到嘉興

十六同崧來駿功在嘉興開船泊閘口

十七至蘇州泊閘門

十八飯後開船泊關外

十九飯前過無錫夜泊常州

二十飯前過丹陽夜泊鎮江西門

廿一早飯過江抵瓜州上閘寫船行數里止

廿二早至揚州過關因糧船挨擠泊關上不行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九

廿三夜移船東門

廿四薄暮始自揚州開船行數里止

廿五飯前至露筋廟閘口因糧船塞閘口乃復從外湖轉

晚泊高郵北門外

廿六因大風不行舊時運道在高郵北門外進金口閘迤

邇東北行無風波之患近因連年水災閘內岸卑恐湖水

淹沒乃塞金口閘糧艘自閘外從湖中北行遇風逆輒不

可開

壬子九月初四因在淮上復過此
則從金口閘內行不走外湖矣

廿七早出湖口傍東岸行西望汪洋無際行二十里始收

口口邊東岸又衝決里許持畚插而築者如林舟傍西岸

行東望亦復汪洋無際舟人云此地名清水潭日中過界
蓋首被災之民號呼道旁者猶纍纍也晚泊劉家壩去寶

應二十里

廿八早過寶應日中去平河橋四五里水淺不行舟人云

因此地前後河道淤塞故閉天妃閘來水欲涸之以為挑

淺計也遣人至平河橋雇騾

廿九跨驢至淮安西門飯店是日遇虞景銘年兄始聞劉

夫子之變按淮安即古淮陰駿功云山南曰陽北曰陰水

北曰陽南曰陰穀梁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水北為陽山南為陽

三十在淮安雇小船價二錢至清江浦開口登陸叫擔擔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十

至王家營每擔七分半渡河渡河船一錢三分至王家營

楊荆石驛店中寫驛價每頭四兩五錢銀色約九一二

王家營舊地因上年河患盡蕩為洪流此地移而東三四

里非復向時之王家營矣壁上有鴛河遊子渡河作蓋我

鄉遊者誌感也

十二月初一在王家營起程行三十里至魚溝屬桃源打尖

又行五十里宿新集遇常州趙慎旃名申始知與行之變

初二行二十里至崔鎮又二十里至仰音化集打尖又五

十里至宿遷仰化集屬宿遷新集屬桃源

初三行六十里至峒崕屬宿遷集打尖又六十里至紅花埠

屬郊城

初四行五十里至郟城打尖又二十五里至大埠

屬沂州又

四十五里至李家莊

初五至沂州打尖宿伴城集蒙山在伴城西北自伴城以

北皆山路

初六至青駝寺集打尖宿梁莊集是日午後大雪晚復晴

初七至蒙陰打尖宿整陽

初八在整陽雇轎與駿功共乘飯後始行晚宿羊流

初九在崔家莊打尖宿

音晉

泰安州泰安州在泰山之南歷

城在泰山之北萊蕪在泰山之東長清肥城在泰山之西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十一

初十至長城鋪打尖遇沈仲舒宿張夏

十一至杜家廟打尖宿晏城自杜家廟以北皆平地無山

路

十二至禹城縣西半里許打尖宿平原二十里鋪

十三早過平原縣又行三十里至曲路店又二十里至黃

河涯打尖自曲路店北至黃河涯兩岸高聳中間行道如

溝出溝卽爲黃河故道自西橫亘於東黃河涯之地在其

北晚渡德州河宿雷智廟按漕河自德州東北行陸路自

德州西北行

十四至漫河鎮打尖宿富莊驛

十五至商家村

十六至河間縣北二十里鋪打尖宿任邱縣

十七至趙堡口因橋斷雇船渡河打尖宿雄縣南門

十八早過白溝河橋至新城縣打尖遇朱廉菴南歸又行

三十里三家店此地屬涿州在州之東南

十九行三十里至涿州又三十里至琉璃河打尖又十五

里至寶店又二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宿常新店

二十午前進彰義門至孫長班家遂定寓

庚戌正月十六過堂

二月初七進內城小寓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十一

十六復至外城寓

廿八揭曉長班至鴻臚寺報名

廿九黎明進朝謝恩於午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

閏二月三十至禮部領殿試卷

三月初一殿試黎明進至太和殿前行三跪九叩頭

禮畢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

初三至禮部領三枝九葉頂

初四傳臚至太和殿前候讀卷官朝畢鴻臚寺引諸進

士分班跪下傳臚畢行三跪九叩頭禮隨榜出至東長安

門外看榜

初六至禮部喫恩榮宴

初十領八賞黎明至午門外跪受畢行三跪九叩頭禮隨

穿便服至闕左門候內院避庶吉士

十五黎明至午門外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

十六辰刻至國子監謁先師廟先行二拜禮皆鵠立俟

三鼎甲至殿上獻酒二三甲首名至兩廡分獻畢復行二

拜禮而退出廟門鼓吹彩旗迎至彝倫堂見祭酒在監者

行四拜禮餘行二拜禮祭酒坐受臺上設酒餚拜畢各拈

花易服而出是爲釋褐時漢祭酒李仙根

十七遣長班至禮部繳項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廿二會館迎賀宴於報國寺

四月十一午刻同崧來出都宿長新店

十二琉璃河打尖宿三家店

十三白溝河打尖宿雄縣

十四任邱縣打尖宿河間北二十里鋪是日過石門見先

賢子路宿處碑旁有子路祠

十五臧家橋打尖按碑記其水乃滹沱河支流宿富莊驛

十六漫河打尖宿南畱智廟此地有太山行宮自四月十

二至十八香火最盛

十七早渡德州衛河至曲路店打尖宿平原南二十里鋪

曲路店屬平原縣

十八行四十里至劉普站又十五里至禹城西里許打尖
又二十里至禹城南二十里鋪又二十五里宿晏城
十九杜家廟打尖宿張夏

二十行四十里至長城鋪又二十里至界首鋪打尖此地
屬長清又四十里宿泰安州泰安州去曲阜百五十里

廿一過汶河至崔家莊打尖宿羊流汶河在崔家莊之西
北三四里南旺在崔家莊西南不過三十里又按羊流三
官廟碑記曰羊流鎮乃司馬晉僕射羊叔子之故里西背
徂來東向罄甫汶水流其南泰岳環其北羊流之汶疑是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汶之支流非崔家莊西之正派也其水微甚俱平沙不若
崔家莊西之汪洋

廿二至翟家莊又至新泰縣打尖宿蒙陰縣翟家莊翟字
土人讀若追與宅字同音新泰店主人係里書其家有條
銀赤歷微糧皆錢七銀三蒙山長百二十里蒙陰泗水費
縣沂州所管蒙陰在江北其二縣一州俱在山南

廿三梁莊打尖宿青駝寺集

廿四鵝莊打尖宿李家莊自鵝莊南行四五里渡河掌鞭
云此卽沂州河至李家莊又東渡沂河疑一是沂之正派
一是沂之支流

廿五郟城打尖宿紅花埠

廿六峒晤集打尖宿宿遷馬陵山在峒晤集西土人亦謂之峒晤山自峒晤集至宿遷西卽駱馬湖東卽沐水行於二水之間土人云沐水自郟城而南過宿遷折而東北入海郟城北關所渡之水疑卽沐也沐水之西爲宿遷界東則沐陽界

廿七仰化集打尖宿新集是日遇雨

廿八漁溝打尖至王家營渡河叫擔至清江浦擡花巷雇小船至板閘換至淮安 河至王家營又折而東渡頭下船順流而南乃轉而東泊南岸 自清江浦至天妃閘水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五

皆自西而東其北與大河止隔一隄民居皆在隄上

廿九暮泊高郵

五月初一暮至揚州關外

初二早步行過關換船

初三早在揚州開船至瓜州風雨泊江口不行

初四泊江口不行

初五風少息日中過江至丹徒鎮泊船

初六日中至丹陽適遇平湖避捉船者遂坐其船以歸晚

泊呂城自丹陽以北皆逆水自丹陽以東皆順水然此間

有江湖非一定也

初七日中過常州晚泊橫林

初八飯時過無錫自無錫以上皆順水至無錫則逆水過無錫又復順自此至嘉興皆順水矣晚抵關

初九早過關舟子尙畏吳門捉船不肯行

初十泊船不行

十一叫小船從虎邱至盤門會葉子偉晚復從虎邱至關上

十二叫小船復至常州泊橫林

十三早至常州候韓撫軍不遇至趙慎旃年兄家慎旃尙

未歸晤趙年伯因畱夜飲年伯諄諄以古道相助曰做官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六

如做文要反覆思維又曰立心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甯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爲子孫計乎又曰事須參酌眾論問之左右問之疏遠問之鄉紳問之諸生庶無蒙蔽之患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不可敖清而敖取禍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得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中途胥吏便與關說及至任雖至差謬不肯舉擯若過於防閑又非疑人莫用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算法亦不可不學算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設立圖差此大弊之道圖差必攬納細戶之糧恣其侵食而不完納臨比支吾積久便

指爲逃戶官府無從辨其逃與不逃也然業戶可逃而佃戶不可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戶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納卽其所佃之田官爲立文契以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出願輸糧贖契縣遂無逃戶

此法須先合魚鱗黃冊爲一方知田之所

在又曰在公安凡受詞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爲愈必不可已然後聽之往往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奸民必越訴今日某上司下縣提人明日某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爲之奔命不暇無法以治之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其當堂具詞不能具詞者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十七

口授吏書代爲具受而審之重責其曲而越訴者然後起解上司復諭原差俟上司審後必帶回縣覆審於是人無

敢越訴者

今又有畏縣官越訴之責乃愚上司在衙提人者此更當有法以處之

又曰今之

縣令惟逃人盜案最易誣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者與異方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奸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者之患其法必責成總甲總甲雖微賤亦必有良心須感之以德諭之以利害不可一概輕賤凌虐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中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者何以激勸其不賢者乎馬培原宰武進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

館與之坐其以事干竇者必坐堂上而見之必服青必晚
趙年伯名繼鼎庚辰進士公
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

十四在常州開船
至平河十五早至關上自關上開船晚至嘉興

十六至家

壬子

淮游記

八月廿八泊王江涇長虹橋

廿九泊蘇州楓橋

三十泊橫林

九月初一泊丹陽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六

初二過江泊揚州關上

初三至邵伯

初四飯時至高郵晚至界首

初五至寶應因淮安城西楊家廟決口未塞自寶應以北
皆水壑不可行

初六在寶應步至平河橋雇騾至淮安西門雇小船至板

開寓三元閣

廿一在板開遇海鹽曹年翁自京師歸詢知黃河水勢蓋
河向自黃家嘴而南今決自黃家嘴而東黃家嘴以南俱
淤於是回空糧船乃自黃家嘴決口順流而東復折而西

逆流過王家營至清口自京陸行歸者過新集則非復舊
路須沿河至黃家嘴渡決口復沿河至王家營聞徑從宿
遷渡河至清江浦此路爲穩黃家嘴在桃源之下

廿二張繩其年兄自京師水路歸過板閘詢知董口久淤
北來船皆出駱馬湖口繩其言京師交際之無益及旁聽
之弊皆可慨嘆又言王伯勉東籬之清節爲今日中流砥
柱使人聳然

廿五南歸

初五至家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九

三魚堂日記卷二終

三魚堂日記卷三

吳江後學柳樹芳涓生校刊

乙卯

正月廿四家中啟行更餘抵平湖泊船弄珠樓前

廿五午間到西門大人暨二伯父諸弟

星佑

送至萬陳橋而

返夜泊新豐

廿六飯時至嘉興進城謁郡君時嘉善周端臣同在坐思問及兩淮鹽政利弊端臣痛言割沒之弊割沒也者割其鹽之多者而沒之於官也此本不可以定常額自割沒定爲常額而鹽商始不勝其苦矣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一

廿七履平校吉先歸午間晤曹秋岳秋岳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於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

廿八早起命定郎同先生先歸午間至杉青閘祭神夜泊平望

廿九早從太湖至蘇州進閘門於坊間見禮記大全買之
午後出關夜泊望亭

二月初一早過無錫日中過常州夜泊呂城

初二早過丹陽午後至鎮江過江泊瓜洲下閘候潮更餘

過下閘

初三早過上閘日中至揚州泊驛子行口

初四至驛子行候御藩家寫驛每頭四兩二錢

初五在驛子行起行偶吟古風一首曰豐亨隨遇去遲速

總平常我今跨驛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

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時嘉興卜允文

名中

字 同行晚

宿邵伯

初六雨不行日中始行夜至高郵途中成一詩曰湖水正

瀾漫風雨復聯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天晴何可期

日中強加鞭長堤渺無極一步一盤旋整轡坐驛背慄慄

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一

初七進高郵南門出北門過清水潭時西堤已塞東堤尙

浩瀚如故自東堤過浮橋至西堤復至西堤過浮橋至東

堤蓋因羽書緊急故築浮橋以濟糧艘仍自高郵西門外

湖行或自六安開或自界首口復入內湖有清水潭紀事

一詩曰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堤雖未竣功成良已

多羽書傍午至暫從浮橋過糧艘仍湖行安瀾未可歌

廟謨正焦勞莫憂久蹉跎日中至界首打尖晚至寶應

初八過平河橋二十里打尖午後至清江浦渡河宿西王

家營前歲過清江浦河勢洶湧今則僅如衣帶蓋河自黃

家嘴決而東在清江浦者止淮流也昔之淮合泗沂而始

大今則泗沂亦從河而東故淮流僅如此有過漂母祠一
詩云區區淮陰一飯恩何事千秋耀姓名止爲人間多涼
薄爭傳漂母到於今

初九至魚溝打尖從魚溝而北數里渡河此河本平地因
黃家嘴決口未塞故河流從此而東午後至新集是日嘉

興繆天時名永始同行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午後至宿遷走泰安州與臨清者至
此分路宿遷爲馬陵山之足土人云其泥色有數種蓋卽
禹貢所謂厥貢惟土五色也

十一循駱馬湖而西北行四十里至蔣家店打尖又七十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里至壩頭此地在直河東岸土人云直河自郟城沂州而
來南至姚灣口入運河其西數里卽沂河沂河小於直河
蔣家店屬宿遷壩頭屬邳州

十二行四十里至興隆集打尖屬邳州此地在艾山下又
七十里至馬蘭屯此地軍地屬沂州衛民地屬嶧縣此地
東南去臺兒莊十八里

十三行四十里至陰平打尖屬嶧縣始晤金子乾自打尖
後行五十里望見運河在左至臨城集此地屬滕縣西南
去夏鎮二十五里

十四行四十里至新集打尖又五十里至望塚集地皆屬

滕縣望塚在縣治之西五十里望土人讀若旺
十五行六十里至黃路橋打尖屬鄒縣未至黃路橋約二
十里道上山旁有石碑大書盤古遺跡四字打尖後又六
十里至濟寧濟寧古任國東北去兗州府六十里兗州東
北去曲阜三十里濟寧東南去鄒縣七十里愚因思孟子
中所記屋廬子之鄒是自北而南然友之鄒是自南而北
皆不過一日之程

十六行四十里至康莊驛此屬廢驛濟寧州地西去南旺
四十里因雨不行繆天老言北人讀湖若呼讀吳如字讀
何帶鼻音讀馬若吳語之買讀闡如若讀翟如隻又如灼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四

又如宰

十七行二十里至程村站屬汶上又二十五里至汶上縣
南門太平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站打尖又三十五里至
東平州又三十五里至戴家廟闡屬東平

十八行五十里至阿城闡打尖屬陽穀繆天老早分途自
張秋過河至開州又五十里至李海務過河從西岸行又
二十里至東昌府

十九行六十五里至豆腐王屯打尖屬堂邑又四十二里
至三里鋪復過河從東岸行至臨清新城南門

二十早進城候下午翁時金子乾在坐言慕方伯之宰錢

塘收糧用井字式櫃一櫃有九眼每里自落一眼最爲清
楚

廿一午後出臨清北門至塔灣過河宿

廿二行三十五里至油坊屬清河又三十五里至武城縣

河西打尖又五十里至鄭家口屬故城縣在故城南二十

五里

廿三行六十里至留智廟屬景州打尖遇高子建走泰安

州者至此合路又四十里至景州又三十里至漫河屬阜

城北人讀阜若吳音之武

廿四行二十里至阜城縣又四十里至富莊驛打尖屬交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五

河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屬獻縣又十二里至獻縣又二十

八里至商家林屬河間衛見張秋工部差役言沿河百姓

供柳及閘夫淺夫載柳有各衙門勒索之苦

廿五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四十里至新中驛屬任邱打

尖又十里至古石門有先賢子路宿處碑又二十里至任

邱縣又二十里至香城鋪見任邱縣告示推撥補玉田錢

糧此法甚不便曾記垣中有人言之不知部議何故不允

廿六行廿里至莫州又十七里至趙堡口

一云是趙北口

此地乃

任邱雄縣交界之所處大湖之中長堤貫之諸橋聯絡其

間髣髴杭州蘇隄又十二里至雄縣又十里至王克橋打

尖屬雄縣又三十里至白溝河又二十里至新城縣

廿七行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涿州打尖又三十

里至琉璃河屬良鄉南界又十五里至賣店又二十五里

至良鄉縣

廿八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五里至蘆溝橋東門打尖

又三十里至彰義門進寓接待寺

寺僧號耐如

時匣中止有盤

費二十二兩命孫長班到司務投文書北人讀務若戶

廿九候子振見長班讀郝若好上聲

三十吏部示大選廕生小京官及截取各官各備五人連

名互結二張親填履歷籍貫并有無抗糧違礙等情於次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六

月初一日親自赴部投遞如不在截取之內并過期續到者槩不准收特示

三月初一至吏部文選司投供時知縣一項在余前者有

蔭生一人及丁未吳一輩蘇堯松陳國祝任辰旦曾榮科

在余後者庚戌十四人屠又良葉燮錢霞俞雲來趙廷珪

莊搢李誼周之麟郭昂于棟如陶虞鳳曹燕懷周道泰夏

晉序立階下聽唱名各將結狀置桌上進士打拱舉貢竟

出

初二候李易齋

名誼

年兄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

輔臣奉經畧莫洛之命到漢中進勦入見經畧自筆帖式

以下皆坐不爲禮懷愠而出軍士皆不平又其它待之多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畧爲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易齋高陵人高陵在涇渭合流之處涇在北渭在南涇陽縣在涇水之北去高陵西五十里李讀甘肅之肅若胥

候屠尹和年兄言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京官爲妙無益徒滋煩費耳有臺省致書於邑令且寄以扇幣者邑令受扇反幣以一金賞其使者曰外吏不敢通書以職名手本稟謝而已此可法也故在京投供之後止可見房師其餘同鄉先達皆不必拜俟掣籤 命下之日

檢當拜者於一二日內拜畢卽於近京州縣一游俟領憑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時始入謝 恩卽出不必逐處辭行以省應酬之煩尹和之言蓋得之其族屠給事名粹忠午間候見陳夫子送禮六色收一絹一箸回至乍子橋口問長班乍字讀若灼又窄字讀若宰近字讀若形

初三程履常

名秉造

來會言近例進士捐銀五百兩者以內

閣中書用捐一千兩者以中行評博用進士已選州縣未領憑者亦照此例因十二月大選劉長發得平涼龍光得禮縣裴天錫得狄道張楷得兩當許曰琮得寧遠皆丁未進士故大司農特開此例

初七候趙年兄

名廷珪

因談及毛子晉家書籍其後人不能

守皆賣於季滄葦錢牧齋以其子孝廉今河南永城知縣
上安不能守盡以其書予族人錢曾曾亦賣於季滄葦又
云牧齋初學集之外又有有學集其晚年之文大抵皆留
心佛典在書坊見貞觀政要係唐人吳兢所輯近日法若
眞所刊不過六薄本討價五兩又常州人錢啟新字國端
名一本所著象像管見五本討價九錢

初九見和碩康親王題副都統麻哈達等於正月二十三
日率領官兵攻取桃花嶺招降僞遊擊張漢皋桃花嶺逼
近縉雲係要害之地賊旣敗去遂於二月初七恢復處州
府城因賊眾尙在仙居縣路通縉雲桃花恐其斷我歸路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八

是以暫令綠旗兵丁屯守處州撤回滿兵協守縉雲桃花
復調台州兵丁酌量分布速取仙居縣考地誌桃花是馮
公嶺之隘名又至琉璃廠見店上有柏鄉夫子所著聖學
知統錄二本格物致知解一本以九十錢買之
十一赴陳夫子酌談及寶雞之政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
朴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還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
豆麥粟布雜物皆准收納或以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
便之又適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修寶雞當用數千夫
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爲勢不得不然躊躇夜
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票皆

歡呼從事所費比於里長僅十之二寶雞在鳳翔之南從棧中至漢中者必由之鳳翔在西安之西秦州在鳳翔之西鞏昌在秦州之西興安州在漢中府之東南又言盜不可不緝然今功令盜案太重報數多恐難於緝獲初報時須斟酌又言北方丁銀甚重窮丁宜於豁免不妨以殷實者補之期於不虧額而止陳夫子讀賠若皮

十二會黃伯和戚然有憂時之色

十五至報國寺集上見有陳選小學集註羅念菴輿地圖因價貴未及買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九

領憑而其缺又爲督撫別題者則繳憑於部而另選可也又必勒其到地方繳憑督撫督撫題進此何說也

十七同曹石閭見陳夫子陳夫子言熊敬修

名賜廬孝感人

張幹

名貞生廬陵人皆深於理學熊尙簡默而張樂以告人張病篤

時往候之猶惓惓言之不已自出其所刊白鹿洞講義跋聖門戒律相示余攜歸寓中錄之陳夫子深言京債之

不可借

十八晤屠尹和尹和述孫吧瞻曰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嘗以太極圖說

命日講諸臣各自具解以進一日命講性相近也孫對

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卻遠不多所以說相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箇性乎對曰理義卽在氣質之中二而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髣髴歐顏於酒色俱無所好惟好獵自滇黔兵興以來深以好獵爲非益篤志於學見章奏有德邁二帝道過三王諸語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最聰明所望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者則惟在勇斷耳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

主教要旨曰御覽西方要記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性學要示余其書甚多刻尙未竟

廿一南懷仁來答帖言去年所製渾天儀在司天臺其木者則留天主堂 振五同屠尹和來述屠芝巖之言曰作縣最怕是逃人督捕司不可不託一人每年以一禮送之如有逃人口稱有家口在該縣所託之人卽密寫其口供先付提塘報知如果有之則乘提差未到密拿起解不特可免累且有功矣如拿而不得則喚地方隣佑嚴查一番提差雖至亦必無所得可免失察之虞此最不可不留心又言盜案不可輕報銷引不得不勒派此不過俗吏常套

午後胡存古以江西熊飛涓李基所刻元儒張養浩牧
民忠告來

廿三同曆尹和至天主堂觀渾天球其製如雞卵畫三垣
二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爲一圈以象地平
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卻在天外
星本在天下今卻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之所謂
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西人於牆內畫
一貓置管於牆中使人從管窺之則見貓在牆外余初不
解其故尹和之僮見之曰管中所見牆外之貓非牆內之
貓也指牆外所畫絕不似貓者曰此管中所見之貓也驗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一

之果然蓋西人最巧算人從管中視與平視不同故如此
使畫貓於牆外則從管中視之反不似貓矣

廿六胡存古又來言其令伯胡伯時名右寅平生著述最
富藏書甚多因子不肖盡散失不存可惜是日大風書

晦

廿八南敦仁遣人送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同葉星期至

駟象所看象星期言居官要虛心又要耳根硬斯二者兼
之最難此至言也

廿九會周紫芝談湖廣形勢曰荊州雖與澧州相對然得
澧而不得岳則運糧不便故今進取之要在岳賊若失岳

則禮亦不可守故其所爭亦在岳洞庭入江之路在岳之西門長不過十餘里大抵江自荆至岳由西而東也自岳至武昌由南而北也過武昌則又東矣紫芝又歎近日多以豐沛之人爲才能甚有請盡停大選諸途而用旗下能員如安撫靳輔者聞朝廷大以其言爲不然所以得止又莫經畧雖操守有餘然力主撤藩之議以基禍又蔑視漢人以至於敗亦豐沛習氣使然也

三十同屠尹和至天壇游神樂觀在天壇之西者爲先農壇官不

四月初一至報國寺買伍客菴逸我軒稿五本用銀三錢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一

初二候陳夫子言少司農魏象樞

字環極
蔚州人

人極方嚴又言

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注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必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民之患

初三胡存古以舊山東撫臣周有德撫東奏疏江西撫臣蔡士英撫江集及許鍾斗集來求售留看未決蔡在江西奏免袁瑞二州浮糧最爲善政考其疏瑞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徵爵賞以僞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爲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志書尙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其編糧一十二萬五千石有奇

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有奇至後少有增減
猶額載二十二萬四千有奇至今相沿者卽此舊明全書
之數也袁郡亦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
以三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升今元明冊籍無存亦幸獲
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順治十年九月奉
旨這浮糧積欠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以前朝三百
餘年之苛累一旦減免真大德也蔡係今湖廣總督蔡毓
榮之父甲寅卒

初五至天主堂晤利類思以中星簡平規圖歸因前南敦
仁送星圖有時盤未知用法故以問利利出此圖亦有時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三
盤要將時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星圖
上則時刻可攷

初六候金子乾言其二令郎名洪字振聲在舊總督白秉
眞家坐館白甚文雅喜詩性情亦最謙和午後其令郎來
答刺言白甚以侵欺一案爲寃每對人自誓言我卽無賴
豈忍奪飢民之物乎甚怨故大司農米斯翰以爲皆其所
中傷又云白言時事之壞起於不能收拾人心又方初變
時不當分兵當併力一處俟其平定又用力一處其言皆
中理非漫無主張者其稱寃也似可信今江西巡撫白色
純是其同祖弟出京時惓惓以收拾人心叮嚀之

初八金君采

名鳳

來答刺言海豐王夫子之變實由醫者

朱冠侯之誤傷寒而誤用參也 妄欲上來候知吾鄉文

宗考試光景可歎也 西人利類思以南懷仁不得已辨

來送因前初五日愚曾以歲差及太陽過宮之疑叩之故

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西法曾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

之說方行士子爲歷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

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爲海棗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

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說耳 屠尹和來

述趙禹玉之言謂府縣前酒館必當禁止省民間多少浮

費又述屠芝巖之言謂殘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之所忍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四

爲又言地方鹽引有難銷者可與鹽商婉商蓋渠所行之

鹽非止一縣或它縣易行者不妨與商通融愚云衙役待

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尹和謂工食當全發

早發愚謂工食固宜早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

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計及此又不可不知

初九到前門書坊內見胡致堂讀史管見是張天如所刻

又見四書經正錄係無錫生員張雲鸞所著崇禎三年會

經進呈具大意專闕李卓吾之邪說亦似有識之士然閱

其數處亦未盡純愚以一紙寫理學諸書如讀書錄居業

錄困知記木鍾集及敬軒敬齋康齋整菴魯齋草廬之集

徧問前門諸坊無有也

十二屠尹和來言作縣遇上臺有急徵者當鼓舞大戶先完不宜敲朴小民紳衿以名帖致意富民以花紅示勸此徵糧之一法也地方盜案多者宜令境內之船皆編字號册上登記明白某字號係某人船或有發覺便易查究又約會隣縣俱行此法此弭盜之一法也 同尹和至程禹門寓禹門言王幼扶之在青浦也狎胥吏而深拒鄉紳耳目壅蔽宜其敗也大抵書吏必使官府與士大夫疏遠然後彼方得肆其奸禹門又言徵糧用十聯板串則可無重徵之弊胥吏欲壞其法者必以為板則完納不能足數者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五

卽不便完此不可信也

牛樞臣來陳子方來

名延緒

言西

事自臨鞏平慶至漢中俱不可問存者西鳳延耳甘肅西

寧隔在河西則從邊外往來

十三會利類思愚因閱南懷仁不得已辨云太陽在本道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日爲九十六刻則宜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舉以問利利云西法一日分爲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爲六十分蓋度自度日自日度至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利又云要知歷法須盡看諸歷書西法諸歷書板皆在天主堂得數金便可全印 見熊敬

修辭新命疏自敘前此欲歸未歸之情曰臣幼齡失怙病
患嬰纏十日九疴又老母星皓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
罷輒旨陳下恫蒙 皇上面諭四書尙書講畢卽允放回
臣私心自幸以爲庶幾得遂烏鳥之情詎意逆賊猖狂致
厖宵旰主憂臣辱何忍言歸辭甚懇切愚前聞周紫芝所
述與此同

十四答雲間監生田晟沈道暎帖皆云王幼扶之在青浦
也糧極清楚以其每圖設一簿不相混也由陳獻可之子
億常爲之料理 見工部題奏銷高郵清水潭錢糧事內

云高郵州清水潭東西堤決口並西堤南口石工先經總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六

河王題估工料銀二十九萬九千零臣部覆准工完核減
造冊題銷今該督王疏稱東堤原估銀兩除本工夫料用
過外餘銀暫借新莊口應用其清水潭東堤俟新莊口完
工之日酌議興修

十五程禹門言松民有大惑不解之積弊不肯完正額之
糧而饋遺胥吏以爲遲緩之局茲斯土者須遍處曉諭先
去此弊然後可爲也 屠尹和同丹陽一監生來言御史

金壇徐君諾武盛德之士

十六子振來言北人讀陸與盧皆若路滿人言哈番者猶

漢人言官也

十七俞滿洲來讀必若比

十九以扇筆箋送利類思止領一扇至葉星期寓所適武

進莊厚存設酌於葉寓因留余時同席者葉星期錢赤城

俞漢乘趙禹玉陶賡臣于隆吉郭高子建星期述前

與黃伯和臧介子同席臧呼黃爲年兄黃弗悅見於辭色

其度量可知星期醉頗有我醉欲眠卿可去之態時同飲

者獨子建陶賡臣莊重次之趙禹玉魏氏言言立用玉

二十候子振借延綬鎮志

廿一候陳夫子言上司差役到縣堂上叩頭縣官立受之

口辭亦可惟撫院差役不肯叩頭多在後堂見又言錢糧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七

拆封後不可留庫中恐庫吏有侵取換色之弊到傾銷時

則銀匠受虧而不美之名歸於官又言印宜置身邊不可

置印箱內用印只須在衙內不必在堂上初到時姑令吏

書用幾次蓋用印有宜正用者有宜斜用者有宜用在正

面者有宜用在反面者恐不知體式看過幾次便只須自

用若自家心迫則至親心腹者方可代用又言申上司體

有驗文有詳文驗文止有文書無書冊既申之後縣間無

把柄詳文則有文書又有書冊上司留書冊而發回文書

存縣作憑當度事體用之又言錢糧兵餉最急工食等項

次之倘本年錢糧一時不能盡徵而且有上年舊欠者則

宜將本年所徵盡解兵餉而於工食等項則用新舊搭支之法在寶雞曾行之吏書皆言不便密申藩司不令之知待其阻撓然後示之又言收糧時櫃上每里每圖要勿混爲妙

廿二答劉价人价人惓惓以清心寡慾相規眞作令本原之論也又言完糧串根必要一存糧房一存內衙方有查考至陶賡臣寓求其一帖與成耐微索迂言

廿三赴陳夫子酌

廿四早至吏部過堂齊集東階上唱名至中間正立道姓名鄉貫從西階下不打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六

廿五黎明進東長安門俟於東廊下俄頃銓部諸官皆至掣籤滿漢尙書於東廊下西向坐侍郎旁坐選司諸郎在滴水下北面坐筆帖式一人在滴水下南向坐籤桌置選司前先掣名籤次掣缺籤時掣縣缺者九人先唱吳一蜚三掣皆江南回避最後得山陰次唱陳國祝得青浦次唱蘇堯松得婁縣第四及余得嘉定而曾榮科則崑山葉燮則寶應李隣則金壇屠又良則扶溝任辰旦則上海陳夫子遣人至戶部借嘉定縣由單送閱

廿七蔣莘田來議論侃侃君子也言未亂之先朝廷已決意捐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之勢則又未

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亦深知此爲民累但以亂而未暇今板荒尙可望捐聖文五月初一葉星期欲予代借銀予堅辭之又力薦杭州莫與昌予亦不敢許也廣鳴述沈子升有外題之言吁世途險巇可不畏哉星期言張考夫已故惜哉

初二見臺中論捐輸疏有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資財所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吝惜卽借貸亦肯相成吁是何言哉是何言哉覽開州志見開人王嗣虞字底柱博極羣書明天官家言精究古今昏且測候又以西洋法覈七政行度不失分寸著歷體略數卷以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九

明季歷訛入都至欽天監與諸歷官辨論諸歷官皆服以明經擢知清源縣居官但據案嘯咏直指使者按部方與客圍棋不出迎以是得劾罷歸又嘉靖時有王循古注五經圖說獻於朝此二書當託孫青門覓之不與否

初四廣鳴言監生納銀先選知縣之議以明大司馬不肯而止趙禹玉言常熟先輩瞿稼軒係錢牧齋之門人其晚節最善然其居鄉暴橫貪淫不可言與錢相結爲黨錢在宏光時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阮大鍼在本朝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馮銓廣鳴言中州人讀堡若補陳夫子讀吳堡之堡

亦

初九曾崑山言惠州去東莞止一日之程陳清瀾子孫甚多然知讀書者亦少其書板至今皆存
初十督捕李贊元之門客史徵一者言李最留心河防歷法所著有河防要覽又纂集天文書尙未成
廣鳴言浴前不可小便此養身之道
十一早聞江撫題留五縣之信午後吳珂鳴來會言接待寺乃徽欽初至燕京之寓所也

十二廣鳴言曾有邢氏律歷考一書計二十八本賣與陳子近名修子近於歷學最精以此得疾而死蓋歷學微渺欽

天監以五官四科分任之而子近欲以一人兼之宜其病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也廣鳴又言曾受學於陳獻可得黃道銓一書又言陳獻可之門人最高者爲張御嘉秀水學生任嘉善之九里灣十四孫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論等書
周紫芝言武昌知府子成龍向爲同知行保甲之法最善其人居湊密之處必親自查驗簡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其有不軌可疑之人不責十家之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它日地方有事我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

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爲生無以爲生則不能不爲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何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

十五至吏部畫憑掌科向外坐簷前另設一桌唱名至桌前投一供狀一履歷手本桌上置一簿於簿上書一花押打一拱而退不論何項出身何項官皆打拱與銓選規矩不同

十九李金壇言汲縣爲衛輝附郭有子擊磬遺跡 曾崑山言惠州博羅縣張萱前朝嘉靖時名賢也有西園集其書甚多此與陳清瀾皆粵中大儒東莞博羅相去亦最近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二十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之法二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又尙書注載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而不言其誰所作瓊山謂此李涪風所作

廿一同蘇曾任李五人同至吏部具呈乞暫停領憑 郭子抑言寶應西直至黎城地方湖面闊百里寶應湖曰白馬湖高郵湖曰蠶社湖中間略一斷又有射陽湖在寶應東七十里邗溝在揚州西門外

廿三會胡世泓甲辰武進士乃胡天文名振鉞字景由之子也世習天文科事其先從嘉靖自興邸至京 廣鳴言沈火文

所輯聞一冊分別文章之體最便於初學又言家中有楊光先諸書及西洋書九種

廿五至報國寺買日躔表二本乃西洋歷書中之一種也讀之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洋法未嘗不用 會白介玉年兄白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寓中候 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荊者余叩其大意大約言延安風俗剛勇易與爲盜亦易與爲義若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其言可施行非孟浪者 見戶部覆民王惠臣請開山西河南溫峪山等處疏云本年二月內應州民武應元等呈稱邊遙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內出銀砂若將一兩煉熟可得數錢銀洞甚深此利可得數千百萬兩臣等部具題差往開採所得銀數不多恐有匪類之人聚集濫行亦不可定議政王貝勒大臣議停其採取奉 旨依議在案今王惠臣等雖稱在明末親歷其事俱皆熟練我等捐資雇工採取如採得銀一兩亦納六錢恐以邊遙山得銀不多又恐有無藉棍徒聚集生事王惠臣等不赴部投告越行叩閭應各責四十板奉 旨依議王惠臣等俱從寬免議又總河王覆募藩司疏云海口若上源決口堵塞黃河歸正沙隨水去無煩另議疏通奉 旨該部知道 廣鳴看白年兄五星不能過戊午

廿九孫長班自吏部回言部中已設堂不扣缺矣 早至
增壽寺會曹達夫言信陽人劉源由監生在楚中軍前効
勞奏事至京甚有寵於 朝廷 金君采來言六味丸三
十以後便不宜用蓋中用澤瀉久服澤瀉令人目盲

閏月初一始雨

初二至任千子寓始見部中覆稿 同胡止水會漏刻科
蔡九旌蔡言銅壺滴漏交節氣始設平日不常設蔡言歷
主古法不甚服西人 夜大雨

初三會吏部司務鄺鴻知廿九部覆設堂原稿出於滿人
郝冢宰以其不甚和平故初二又設堂改定今稿 會汪

三魚堂日記 卷三

鍾如言內閣書籍自明季來散亂無查考近因
皇上至內閣見其散亂命中書清理故諸中翰日至衙門
翻閱頗費查檢

初四薄暮大雨

初五施埏寶趙州道州判會署江華縣事因廣鳴來會
廣鳴言侍衛中有瑣二者最有寵

初六會曲阜朱年翁朱館於侍御黃敬璣家爲余借得南
懷仁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二卷係儀象圖另爲
大板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鍼以其尚
有偏也

初八蘇年兄來言部覆已奉

旨依議

蘇字雲木原名樓壬午舉人

初九李子正言北方之細米卽稷高粱卽黍也又有一種叫黃米者則古所云粱也似細米而大白介玉言粱卽黍非高粱也二人爭論不決以律管累黍之說推之則黍是圓者高粱非黍之說是

初十孫長班取金吾左衛經歷司經歷加一級王統印結來

十一至鴻臚寺投辭朝謝恩紙隨卽至吏部領憑候唱名先投印結及領狀卽授領

十五發諭單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廿五出京廣鳴赤城晉度石墨介玉禹玉同送上轎晚宿寶店

廿六至三家店打尖晚宿白溝河此地屬容城縣

廿七至莫州打尖宿任邱縣

廿八至河間二十里鋪打尖宿商家林

廿九至富莊驛打尖宿漫河

三十至留智廟打尖宿黃河涯

六月初一至平原縣南三十里鋪打尖宿禹城縣南二十

里鋪此地又名常家店

初三至新莊打尖此地屬泰安州離州三十里晚宿泰安

州癸亥過羊流問土人云至曲阜一百八十里
過泰安州問土人云至曲阜亦一百八十里

初四行至中途遇子占得五月初六家信過汶水至崔家

莊打尖宿羊流按古碑云羊流寨南枕汶水不知
與崔家莊北之汶水是一是二遇嘉定

監生朱祥發程時彥適張夫子至相會諄諄以操守為勉

又云游客多深可虞宜求募藩司一示禁之又以嚴若韓

為託又云徐健菴與藩司交最深與學生為一人之交又

云風俗奢靡當禁告許當禁又云事上接下卑亢之間最

宜著意斟酌

初五過新泰縣至罄陽打尖過蒙陰縣十里至保德店宿

初六至垛莊打尖宿青駝寺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初七至鵝莊打尖宿李家莊凡兩涉沂水問之土人云沂

水打一大灣故兩次渡云在途中掌鞭者取黃米細米各

一穗來看始知其種之分

初八至郟城縣北十里鋪打尖宿紅花埠丁巳六月間

初九至峒崕打尖宿宿遷縣戊午十一月南還十九日早
自宿遷起身約行二十餘里

過一決口又行十餘里又過一決口經古城道中見左是

一小河右是決河宿新興集蓋舊時所行新集一帶已衝
沒矣附記次日由

魚溝至西王家營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宿新集

十一至郭家道口渡河至三顆樹打尖宿西王家營 錢

爾載言陳億常之不妥嘗應山陝總督盧從峻之聘沿途

謁見地方官爲一縣令所密稟而罷又云癸丑館選熊青
嶽主之實無私而爲徐健菴所賣者良多

十二早渡淮淮水方漲雖黃河仍行於黃家嘴而一望瀾
漫非春初比至平河橋打尖宿寶應土人有頌星期買辦
之公者爾載言初政不宜驟用寬

十三黎明至界首打尖宿高郵州

戊午十一月廿二自清
水潭暮至高郵西堤已

復決壞一
片汪洋

十四黎明至邵伯打尖飯時至揚州下船薄暮放船至瓜
州上閘

十五早過閘泊江口守風因讀張文潛集最喜其冬日絕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句云忽忽新冬已一旬自憐憔悴楚江濱滿前魑魅何曾
禦尙愧無功作逐臣又離京後作云淮畦沽酒兩三家春
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天上斗牛猶有客乘槎最不
喜其江上絕句漫作一詩嘲之二云宛邱先生學頗純惜從
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是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十六泊江口守風看張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
侯者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
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
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
討陳恆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聖

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眾情未信時之深忌子產所以欲焚載書論商鞅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賤丈夫焉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 午後風少息渡江謁張太夫子拳拳以操守關防游客爲言晚泊丹徒鎮

十七看張集喜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詳敘聶政荆軻寶嬰灌夫之事又論丙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以是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又論趙充國云武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太宗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句踐與范蠡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疑此卽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

風服子儀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服人之道小矣漢高僞遊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六

取之必固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尙乎術也此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晚泊橫林

十八午後至蘇州晚泊胥門舟中爾載出朱錫鬯所寄春秋意林抄本此書二卷係宋劉原父所著原父又有三傳權衡一書錫鬯家亦有之

十九午間至嘉興

丁巳

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於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部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九

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案爲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卽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其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係王主簿之姻家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曾於健菴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本然

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尙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先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錄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難得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初七居民錢師達來謁言近日濬河之役生員張遂良等具呈請委姚縣丞愚向聞王主簿每債主來索逋輒以濬河爲期孰知事無一定居官者何可以此存於心哉

十二午間到蘇卽赴方道臺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眞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蠡縣教諭升國子監助教累升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靈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字干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十五至嘉興

廿一大興人原任寶應縣知縣謝懋勛係官生以河工誑誤落職今寓居安東縣來會云安東縣治濱河去雲梯關

海口尙遠去清江浦六十里 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

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
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
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
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名競祝釐或持觴酒勸
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
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
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
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
已矣何歎亦何疑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涿州延訓其子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
一日離也選庶常後涿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
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
己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
在其家數年然後去涿州教子一節甚善又言新建縣堂
記今刻王內三句名實陸翼王文

廿二晤趙公亮元侯余以近例叩之公亮曰老親有此意
門人不欲也其志甚好

廿三陳上驥字星來送公歸集言見余所評先正文始知

俗體之非

廿四李玉如

名實

來語及近日納銀之例余曰子得無意乎

玉如曰白聞老師爲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爲功名誓不敢失身余甚喜其不敢失身四字知納銀之爲失身其學

已進乎道矣復借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二書去

舊歲問玉如看

何講章云看大全蒙引存疑今歲十月來見問近讀何書曰看性理非老師指教不知有此書

廿五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注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翼王來會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有曹月川集因留濟未曾帶歸夜行燭一書亦在集內又云有許

魯齊集爲葛瑞五借去又云平生最留心於三禮曾著有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認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赴蘇眉生酌翼王在坐言錢牧齋之文初宗

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

本於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

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於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

不成卒使叔達爲之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

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

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於張公者牧齋適別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旣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視今日眞天淵矣余言陶菴之學間入於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堦經諸書因不無夾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部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名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

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
乃處世之良法 眉生極言苛比濫差之爲民病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
二里至孔宅岸上見有宣聖衣冠墓登岸讀其碑乃孔子
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
葬於此遂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師廟先聖及四
配皆塑像左爲啟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
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祠後卽先聖衣冠墓墓
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
傳爲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於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
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倣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
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
矣陸古堂卽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
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
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
曲入於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心
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三魚堂日記卷三終

卷三

三五



